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四 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六十六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四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四裔考二十一

突厥下

西突厥大邏便(木杆可汗之子)初木杆與沙鉢畧可汗有隙因分為二(大邏便即阿波可汗)其國居烏孫之故地東至突厥國西至雷翥海東至疎勒北至瀚海在京師西北七千里自

馬耆國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自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鐵勒龜茲及西域諸國皆歸附之其人雜有都陸及弩失畢葛邏禄處月處密伊吾等諸種風俗大抵與突厥同唯言語微異其官有葉護有設有特勒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為之又有乙斤屈利啜闇洪達頡利發吐屯俟斤等官皆代襲其位大邏便既為處邏侯可汗所擒其國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為泥利可汗至其子達漫號泥橛處邏可汗即大邏便之種落與北突厥處邏可汗號同非一人也

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卒而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勒隋開皇末婆實與向氏詣長安處羅可汗居無常處然多在烏孫故地立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胡一居龜茲北其地名應婆每五月八日相聚祭神歲遣重臣向其先代所居之窟致祭焉煬帝大業六年帝將西討吐谷渾遣侍御韋節召處羅會於大斗拔谷其國人不從邏謝使者辭以故適會其酋長射匱使求婚裴矩因奏曰處邏不朝自恃強大臣請

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則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達頭舊為西面可汗初與沙鉢畧有隙遂分為別部因東可汗雍虞閭死後自立為步迦可汗達頭死後其孫射匱微弱不得為可汗代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隷於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從之遂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好心吾將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為婚也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之處羅大敗棄妻子東走高昌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往曉諭

之遂入朝處羅可汗隋煬帝大業中與特勤大奈入朝
從征高麗遇江都之亂從宇文化及至河北唐初歸京
師封歸義郡王處羅與始畢有隙始畢使人殺之太宗
即位以禮改葬闕達設初居於會寧有部落三千餘騎
至隋末自稱闕可汗武德初遣使内屬厚加撫慰尋為
李軌所滅特勤大奈隋大業中與曷薩那可汗同歸中
國及從煬帝討遼東以功授金紫光禄大夫後分其部
落於樓煩會高祖舉兵大奈率其衆以從隋將桑明和

襲義軍於飲馬泉諸軍多已奔退大柰將數百騎出明和復掩其不備擊大破之諸軍復振拜光禄大夫及定京城以力戰功賞物五千段賜姓史氏武德初從太宗討薛舉又從平王世充竇建德劉黒闥並有殊功賜宮女三人雜綵萬餘段貞觀三年累遷右武衛大將軍檢校豐州都督封竇國公實封三百戶十二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初曷薩那之朝隋也為煬帝所留其國人遂立薩那之叔父射匱為可汗始開土宇東至金山西臨西

海自玉門以西諸國皆役屬之遂與北突厥為敵乃建庭於龜兹北三彌山尋卒弟統葉護可汗代立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善攻戰遂北并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賓悉歸之控弦數十萬霸有西域據舊烏孫之地又移庭於石國北千里其西域諸國王悉授頡利發并遣吐屯一人監統之督其征賦西戎之盛未有也武德三年遣使貢條支巨卵時北突厥作患高祖厚加撫結與之并力以圖北蕃統葉護許以五年冬大軍當發頡利可

汗聞之大懼復許葉護通和無相征伐統葉護尋遣使來請婚高祖謂侍臣曰西突厥去我懸遠急疾不相得力今來請婚計將安在封德彞對曰當今之務莫若遠交而近攻正可權許其婚以威北狄待三數年後中國全盛徐思其宜高祖許之婚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悅遇頡利可汗頻歲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為婚貞觀元年遣眞珠統俟斤與道立來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時統葉護自負强盛無恩於國部落咸

怨葛邏禄種多叛之頡利可汗不欲中國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若迎唐家公主要須經我國中而過統葉護患之未克婚為其伯父所殺而自立是為莫賀咄俟屈利毘可汗令分統突厥種類為小可汗及此自稱大可汗國人不附弩矢畢部共推泥熟莫賀設為可汗泥熟不從時統葉護之子咥力特勒避莫賀咄之難亡在康居泥熟遂迎而立之是為乙毘沙鉢羅肆葉護可汗連兵不息俱遣使來朝各請婚於

我太宗不許諷令各保所部無相征伐其西域諸國及鐵勒先役屬於西突厥者悉叛之國内虛耗肆葉護既是舊主之子為衆心所歸其西面都陸可汗及莫賀咄可汗二部豪帥多來附之又興兵以擊莫賀咄大敗莫賀咄遁於金山尋為咄陸可汗所害國人乃奉肆葉護為大可汗肆葉護可汗立大發兵北征鐵勒薩延陁逆擊之反為所敗肆葉護性猜狠信讒無統馭之畧有乙利可汗者於肆葉護功最多由是授小可汗以非罪族

滅之羣下震駭莫能自固肆葉護素憚泥熟而陰欲圖之泥熟遂適焉耆其後設畢達官與突厥弩失畢二部豪帥潛謀擊之肆葉護以輕騎遁於康居尋卒國人迎泥熟於焉耆而立之是為咄陸可汗咄陸可汗者亦稱大度可汗父莫賀設本隷統葉護武徳中常至京中時太宗居藩務加懐柔與之結盟為兄弟既被推為可汗遣使詣闕請降太宗賜以名號及鼓纛貞觀七年遣鴻臚寺少卿劉善因至其國冊授為吞阿婁拔奚利邲咄

陸可汗明年泥熟卒其弟同俄設立是為沙鉢羅咥利失可汗咥利失可汗咥徒結切以貞觀九年上表請婚獻馬五百匹朝廷唯厚加撫慰未許其婚俄而其國分為十部每部令一人統之號為十設每設賜以一箭故號十箭焉又分十箭為左右廂各置五箭其左廂號為五咄六部落置五大啜管一箭右廂號為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管一箭其後或稱一箭為一部落大箭頭為大首領五咄六部落居碎葉以東五弩失畢部落居於碎葉

以西自是都號為十姓部落咥利失既不為衆所歸部衆携貳為其統吐屯所襲麾下亡散咥利失以左右百餘騎拒之戰數合統吐屯不利而去咥利失奔其弟步利設與保焉者其阿悉吉闕俟斤與統吐屯等召國人將立欲谷設為大可汗以咥利失為小可汗統吐屯為人所殺欲谷設兵又為其俟斤所破咥利失復得故地弩矢畢處月處密等並歸咥利失十二年西部竟立欲谷設為乙毘咄陸可汗與咥利失中分自伊列河以西

屬咄陸以東屬咥利失咄陸可汗又建庭於烏鏃曷山西謂之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彌駮馬結骨火燖觸木昆諸國皆臣之十三年咥利失為吐屯俟利發與欲谷設通謀作難咥利失窮蹙奔於鏃汗而死弩失利部落酋帥迎咥利失弟伽那之子薄布特勒而立之是為乙毘畧沙鉢羅葉護可汗乙毘可汗既立建庭於雖合水北謂之南庭東以伊列河為界自龜兹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國史國何國穆國康國皆受其節度累遣使朝

貢太宗降璽書慰勉貞觀十五年令左領軍將軍張大師冊授焉賜以鼓纛於時咄陸可汗與葉護頻相攻擊會咄陸遣使詣闕太宗諭以敦睦之道咄陸兵衆漸強西域諸國復來歸附未幾咄陸遣石國咄屯攻葉護擒之送於咄陸尋為所殺咄陸可汗既并其國弩矢畢諸姓不服咄陸皆叛之咄陸復率兵擊吐火羅破之遣兵寇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率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之咄陸又遣處月處密等圍天山縣孝恪又擊走之孝

恪乘勝進據處月俟斤所居之城追奔及於曷索山斬首千餘級降其處密之衆而歸咄陸初以泥熟啜自擅取而斬之以徇尋為泥熟啜部將胡祿屋所襲衆多亡逸其國大亂貞觀十五年部下屋利啜等謀欲廢咄陸各遣使詣闕請立可汗太宗遣使齎璽書立莫賀咄乙毘可汗之子是為乙毘射匱可汗乙毘立乃發弩矢畢兵就白水擊咄陸大敗之咄陸自知不為衆所附乃西走吐火羅國中國使人先為咄陸所拘者射匱悉以禮

資送歸長安復遣使貢方物請賜婚太宗許之令割龜茲于闐疎勒朱俱波葱嶺等五國以充聘禮及太宗崩賀魯反叛射匱部落為其所併阿史那賀魯者曳步利設射匱特勒之子也阿史那步眞既來歸國咄陸可汗乃立賀魯為葉護以繼步眞居於多邏斯川在西州直北千五百里統處月處密姑蘇葛邏禄畢失五姓之衆其後咄陸西走吐火邏國射匱可汗遣兵迫逐賀魯不常厥居貞觀二十三年乃率其部落内屬詔居庭州尋

授左驍衛將軍瑶池都督永徽二年與其子咥運率衆西遁據咄陸可汗之地總有西域諸部建牙於雙河及千泉自號沙鉢邏可汗統攝咄陸弩矢畢十姓其咄陸有五啜弩矢畢有五俟斤各有所部勝兵數十萬並羈屬賀魯其咄陸有五啜一曰處月木昆律啜二曰胡禄居律啜賀賀魯以女妻之三曰攝舍提暾啜四曰突騎賀羅陁啜五曰鼠尼陁處半啜弩矢畢有五俟斤一曰阿息結闕俟斤最為强盛二曰哥舒闕俟斤三曰拔塞幹暾沙鉢俟斤四曰阿悉結尼熟俟斤五曰哥舒處半俟斤　西域諸國亦多附隷焉賀魯尋立咥運為賀咄葉護數侵擾西蕃諸部又進

寇庭州三年詔遣左武侯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率燕然都護所部迴紇兵五萬騎討之前後斬首九千級虜渠帥六十餘人四年咄陸可汗死其子眞珠葉護與五弩矢畢請擊賀魯破其牙帳斬首千餘級顯慶二年遣左屯衛將軍蘇定方燕然都護任雅相副都護蕭嗣業左驍衛大將軍瀚海都督迴紇婆閏等率師討擊仍使右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左屯衛大將軍阿史那步眞持節為安撫大使定方至曳咥河

西賀魯率胡禄屋闕啜等二萬餘騎列陣而待定方率嗣業總管任雅相與之交戰賊衆大敗斬其大首領護都答吐荅反達官等二百餘人賀魯及闕啜輕騎奔竄渡伊麗河兵馬溺死者甚衆嗣業至千泉賀魯建牙之處彌射進軍伊麗水處密處月部落率衆來降彌射進次雙河賀魯先使步失達官鳩集散卒據柵拒戰彌射步真攻之大潰又與蘇定方攻賀魯於葉水大破之賀魯與咥運欲投鼠耨設至石國之蘇咄城傍人馬飢乏城

主伊沮達官詐將酒食出迎賀魯信其言入城遂被拘執蕭嗣業既至石國鼠耨設乃以賀魯之屬俘至京師令獻於昭陵及大社高宗特免死分其種落置崑陵濛池二都護府其所役屬諸胡國皆分置州府西盡於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四年賀魯卒詔葬于頡利墓側刻石以紀其事阿史那彌射者室點蜜可汗五代孫也初室點蜜為十大首領有兵十萬衆往平西域諸胡國自立為可汗號彌射在本蕃為莫賀咄葉護與族兄步真

有隙以貞觀十三年率所部處月處密入朝授右監門大將軍其後步真遂自立為咄陸葉護其部落多不服委之遁去步真攜家屬入朝授左屯衛大將軍彌射從太宗征高麗有功封平襄縣伯顯慶二年轉左武衛大將軍及討賀魯乃冊立彌射為興昔亡可汗兼左衛大將軍崑陵都護分押賀魯下五咄陸部落步真授繼往絶可汗兼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仍分押五弩失畢部落因令與盧永慶等准其部落大小職位高下節級授

刺史以下官龍朔中又令彌射步眞俱率所部從𩙿于畢

反海道大總管蘇海政討龜兹步眞嘗欲并彌射步落遂密告海政云彌射欲謀反請以計誅之時海政兵纔數千懸師在彌射境内遂集軍吏而謀曰彌射若反我輩即無噍類今宜先舉事則可克㨗乃偽稱有敕令大總管齎物數百萬段分賜可汗諸首領由是彌射率其麾下隨例請物海政盡収斬之其後西蕃盛言彌射非反為步眞所誣而海政不能審察濫行誅戮武太后臨

朝以十姓無主數年部落多散亟拱初遂擢授彌射子右豹韜衛翊府中郎元慶為左玉鈐衛將軍兼崑陵都護令襲興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步真子斛瑟羅為右玉鈐衛將軍兼濛池都護押五弩矢畢部落尋進授元慶右衛大將軍如意元年為來俊臣誣搆謀反被害其子獻配流崖州長安三年召還累授右驍衛大將軍襲父興昔亡可汗充安撫招慰十姓大使獻本蕃漸為默啜及烏質勒所侵遂不敢還國開元中累遷右金吾大

將軍卒於長安阿史那步真者在本蕃授右屯衛大將軍與彌射討平賀魯加授驃騎大將軍行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押五弩矢畢部落尋卒其子斛瑟羅本蕃為步利設垂拱初授右玉鈐衛將軍兼濛池都護襲繼往絕可汗押五弩矢畢部落天授元年拜左衛大將軍改封竭忠事主可汗仍兼濛池都護尋卒子懷道神龍中累授右屯衛大將軍光祿卿轉太僕兼濛池十姓可汗自垂拱以後十姓部落頻被突厥默啜侵

掠死散殆盡乃隨斛瑟羅統六七萬人徙居内地西突厥阿史那氏於是遂絶突騎施烏質勒者西突厥之别種也初隸在斛瑟羅下號為莫賀達干後以斛瑟羅用法嚴酷擁衆皆背之尤能撫恤其部落由是為遠近諸胡所歸附其下置都督二十員各統兵七千人常屯聚碎葉西北界後漸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東北與突厥為鄰西與諸胡國相接至庭州斛瑟羅以部衆削弱自武太后時入朝不敢還蕃其地並為烏質勒所并及卒

其長子娑葛代統其衆詔便立娑葛為金河郡王仍賜以宮女四人初娑葛代父統兵烏質勒下部將闕啜忠節甚忌之以兵部尚書宗楚客當朝任勢密遣使齎金七百兩以賂楚客請停娑葛統兵楚客乃遣御史中丞馮嘉賓充使至其境陰與忠節籌其事并自致書以申意在路為娑葛遊兵所獲遂斬嘉賓仍進兵攻陷火燒等城遣上表欲索楚客頭景龍三年娑葛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遂叛入突厥默啜請為導以討娑葛

默啜乃留遮弩遣兵二萬人與其左右來討娑葛擒之與遮弩俱殺之默啜兵還娑葛下部將蘇禄鳩集餘衆自立為可汗蘇禄者突騎施别種也頗善綏撫十姓部落漸歸附之有衆二十萬遂雄西域之地尋遣使來朝開元三年制授蘇禄為左羽林衛大將軍金方道經畧大使特遣侍御史解忠順齎璽書册立為忠順可汗自是每年遣使朝獻上乃立史懷道女為金河公主以妻之時杜暹為安西都護公主遣牙官齎馬千匹詣安西

互市使者宣公主教與暹暹曰阿史那氏女豈合宣教
與吾節度使邪杖其使者留而不遣其馬經寒雪盡死
蘇祿大怒發兵分寇四鎮會暹入為相趙頤貞代為安
西都護城中久乏由是四鎮貯積及人畜並為蘇祿所
掠而去安西僅全俄又遣使入朝獻方物十八年蘇祿
使至京師上御丹鳳樓設宴時突厥先遣使入朝是日
亦來同宴與蘇祿使爭長突厥使曰突騎施國小本是
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蘇祿使曰今日此宴乃為我設不

合居下中書門下及百僚遂於東西幕下兩處分坐突厥使在東突騎施使在西宴訖厚賚而遣蘇祿性尤清儉每戰伐有功所克獲盡分與將士及諸部落其下愛之甚為其用潛又遣使南通吐蕃東附突厥突厥及吐蕃亦嫁女與之蘇祿既以三國女為可敦又分立數子為葉護費用漸廣先既不為積貯晚年抄掠所得者留不分之又因風病一手攣縮其下諸部心始攜貳有大首領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落為强盛百姓又分為黃

姓黑姓兩種互相猜阻二十六年莫賀達干勒兵夜攻
蘇祿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干連謀俄又相背立蘇
祿之子吐火仙為可汗以輯其餘衆與莫賀達干自相
攻擊莫賀達干遣使告安西都護葢嘉運嘉運率兵討之
大破都摩度之衆臨陣擒吐火仙并收得金河公主而還
又欲立史懷道之子昕為可汗以鎮撫之莫賀達干不
許曰討平蘇祿本是我之元謀若立史昕為主則國家
何以賞於我乃不立史昕便令莫賀達干統衆二十七

年嘉運率將士詣闕獻俘上御花萼樓以宴之仍命將吐火仙獻於太廟俄又黄姓黒姓自相屠殺各遣使降附至德後中國多故不暇治也乾元初黒姓可汗阿多裴羅猶能遣使者入朝大歷後葛邏禄盛徙居碎葉川二姓微至臣役於葛禄斛瑟羅餘部附回鶻及其破滅有特龎勒居焉耆城葉護餘部保金莎領衆至二十萬唐末為諸蕃所侵部族微弱亦常來朝貢後唐天成二年其首領張慕晉等來朝貢長興二年其首領杜阿熱

來朝晉天福六年其首領遣使薛同海以下十七人來

朝貢

鐵勒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

山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

羅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期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

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

咥蘇婆那曷烏護骨紇也咥於尼護等勝兵可二萬金

山西南有薛延陁咥勒兒十盤達契等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咥曷巖撥忽㕽千貝海曷比悉阿嵯蘇拔也末渴達等三萬餘兵傍嶷海東西蘇路羯三索咽茂促薛忽等諸姓咽因結反八千餘兵拂菻東則有恩屈阿蘭北振九離伏嗢昏等嗢烏没反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别總謂為鐵勒並有君長屬東西兩突厥隨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掠為生近西邊者頗為藝植多牛羊而少馬突厥國有東

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十六國慕容垂時塞北後魏末河西並云有敕勒部鐵勒蓋言訛也隋大業元年突厥處邏可汗擊鐵勒諸部厚其稅斂又猜忌薛延陁等恐爲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拒處邏遂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爲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貪汗山復立薛延陁内俟斤字也咥爲小可汗處邏既敗莫何始大焉甚得衆心爲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其俗大抵與突厥同唯丈夫婚畢就

便妻家待産乳男然後歸此其異也大業三年遣使貢方物自是不絶

薛延陁

薛延陁鐵勒之别部前燕慕容儁時匈奴單于賀剌頭率部三萬五千來降陁蓋其後與薛部雜居因號薛延陁可汗姓壹利吐氏代為强族初蠕蠕之滅也並屬於突厥而部中分在鬱督軍山者東屬於始畢在貪汗山者屬於葉護其主夷男唐貞觀中遣使朝聘為毘伽可汗居大漠之北俱淪水南去長

安萬四千餘里後鐵勒僕骨同羅共擊薛延陁大敗太
宗以其破亡遣江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
為瀚海道安撫使初薛延陁真珠毘伽可汗遣使請婚
太宗許以女妻之徵可汗備親迎之禮詔幸靈州與之
禮會延陁先無府藏調斂其國且行萬里既涉沙磧無
水草而羊馬多死遂後期太宗於是停幸靈州既而聘
羊馬損耗將半於是返其使者羣臣或云許公主以妻
延陁邊境得以休息納其獻聘不可失信於蕃人宜在

速成太宗曰君等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家匈奴强而中國弱所以厚飾子女嫁與單于今中國强而北狄弱漢兵千人堪擊其數萬延陁所以伏服稽顙恣我所為不敢驕慢者以新得立為君長雜居非其本屬將倚大國用服其衆彼同羅僕骨等十餘部落兵各數萬足制延陁所以不敢發者以延陁為我所立懼中國也若今以女妻之大國子壻增崇其禮深結黨援雜姓部落更尊服之夷狄之人豈知恩義微不得意勒兵南下所謂養

獸自噬也今不與其女使命頗簡諸姓部落知吾棄之

其爭擊延陁必矣既而李思摩數侵掠之延陁復使突

利失寇定襄掠百姓太宗遣英國公李勣援之虜已出

塞而還太宗以璽書責讓之可汗乃遣使致謝復請發

兵助軍太宗優詔答而止焉會毘伽可汗卒子拔灼立

時王師征遼謀入寇知有備不果拔灼性卞尅好殺國

人不安其貴臣阿波設率衆與唐使者遇於靺鞨東鄙

小戰不利還怖國人曰唐兵至矣衆大擾諸部遂潰拔

灼遁去俄為回紇所殺盡屠其宗立毘伽昆弟子咄摩支為可汗上言願保鬱督軍山帝詔崔敦禮與李勣慰安之陰詔勣等曰降則撫之叛則擊之勣至咄摩支大駭陰欲拒戰外好言乞降勣縱兵擊斬五千餘級係老弱三萬遂滅其國咄摩支匀降拜右武衛將軍賜田宅後三年餘部叛以右領軍大將軍失執思力討平之永徽時延陁部亡散者悉還高宗為置嵠彈州處安之

僕骨

僕骨者鐵勒之別部習俗與突厥畧同在多濫東境勝兵萬餘與同羅宿敦鄰好最居北偏先臣於頡利苦頡利亂政後附薛延陁貞觀中遣使朝貢及延陁之滅也其大酋婆匐使利發歌藍伏延詣闕内附

同羅

同羅者鐵勒之別部也在薛延陁之北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戶萬五千俗與突厥畧同初臣頡利苦頡利之政亂太宗時其酋俟利發時健啜遣使内附中間無聞

洎天寶初其酋帥阿布思以萬餘帳來降處之朔方河南之地給其廪食每歳仍費繒絮數十萬段其河曲郡縣倉廪為之空虛至十年背叛劫掠諸姓部落遂還漠北尋為廻紇所破黨衆離散阿布思後奔葛邏禄北庭節度程千里購之以獻戮於京師安祿山反劫其兵用之號曳落河曳落河猶言健兒云

都波

都波者鐵勒别種南去回紇十三日行分為三部自相

統攝結草為廬無牛羊不知耕稼土多百合草取其根以為糧兼捕魚射獵為食而衣貂鹿之皮貧者緝鳥羽以為服婚姻富者以馬貧用鹿皮及草根為聘禮死亡以木櫃盛屍置山中或懸於樹上送葬哭泣畧與突厥類莫知四時之候國無刑罰偷盗倍徵其贓貞觀二十一年遣使朝貢

拔野古

拔野古亦鐵勒之別部在僕骨東境勝兵萬其地豐草

盛人皆殷富其酋俟利發屈利失貞觀二十一年舉其部來降其地東北千餘里曰康干河投松木入水二年乃化為石其色青有國人居住其人謂之康干石其松為石以後仍似松文人皆著木脚冰上逐鹿以耕種射獵為業國多好馬又出鐵風俗與鐵勒同言語稍别唐貞觀三年與僕骨同羅奚霫同入朝二十一年大俟利發屈利失舉部内屬置幽陵督府拜屈利失右武衛大將軍即為都督顯慶時與思結僕因同羅叛遣鄭仁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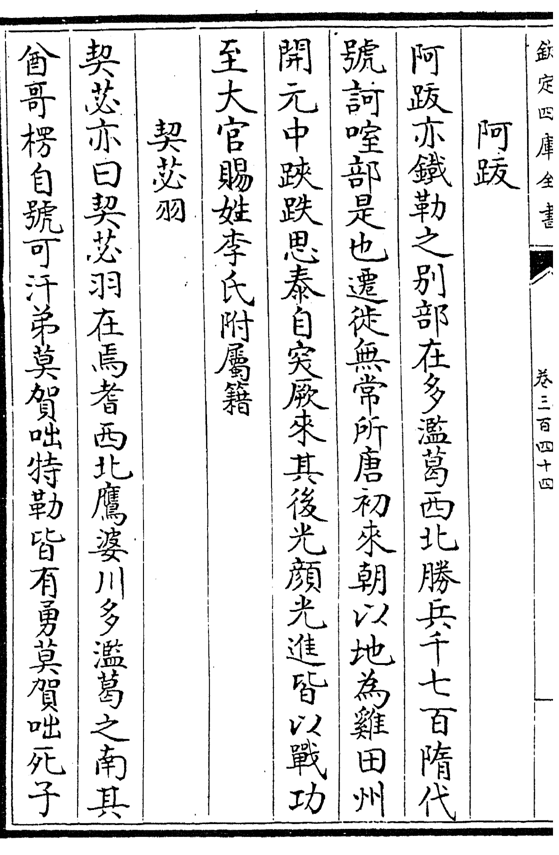
斬其渠帥天寶間能自來朝

多濫葛

多濫葛在薛延陁東濵同羅水勝兵萬人自古未嘗通中國延陁已滅其酋俟斤多濫葛末與迴紇皆朝以其地為燕然都督府就授其酋世為都督

斛薛

斛薛亦鐵勒之別部在多濫葛北境兩姓合居勝兵七千既來朝列其地為州縣



阿跛

阿跛亦鐵勒之別部在多濫葛西北勝兵千七百隋代號訶咥部是也遷徙無常所唐初來朝以地為雞田州開元中跌跌思泰自突厥來其後光顔光進皆以戰功至大官賜姓李氏附屬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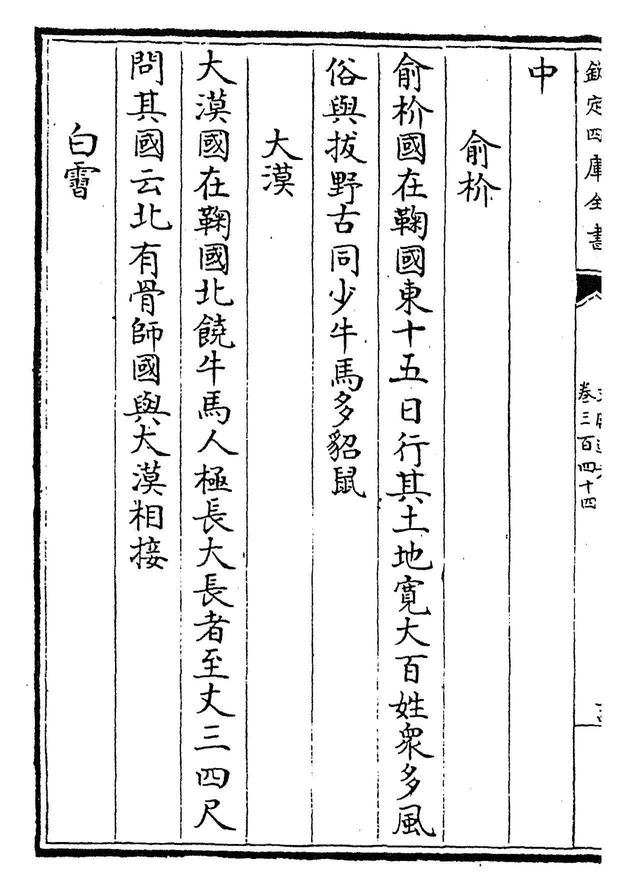
契苾羽

契苾亦曰契苾羽在烏耆西北鷹娑川多濫葛之南其酋哥楞自號可汗弟莫賀咄特勒皆有勇莫賀咄死子

何力紐率其部來歸時貞觀六年也詔處之甘涼間以其地為榆溪州永徽四年以其部為賀蘭都督府隷燕然都護何力有戰功忠節臣也太和中其種帳附於振武云

鞠國

鞠國在拔野古東北五百里六日行至其國有樹無草但有地苔無羊馬家畜鹿如中國牛馬使鹿牽車可勝三四人人衣鹿皮食地苔其俗聚木為屋尊卑共處其



中

俞枍

俞枍國在鞠國東十五日行其土地寬大百姓衆多風俗與拔野古同少牛馬多貂鼠

大漠

大漠國在鞠國北饒牛馬人極長大長者至丈三四尺問其國云北有骨師國與大漠相接

白霫

白霫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與同羅僕骨接避薛延陁保奥支水冷陘山南契丹北烏羅渾東靺鞨西拔野古地圓袤二千里山繚其外勝兵萬人業射獵以赤皮緣衣婦貫銅釧以子鈴綴襟其部有三曰居延曰無若没曰潢水其君長臣突厥頡利可汗為俟斤唐貞觀中再來朝後列其地為寘顔州以别部為居延州即用俟斤為刺史顯慶五年授酋長李含珠為居延都督含珠死弟厥都繼之後無聞焉

庫莫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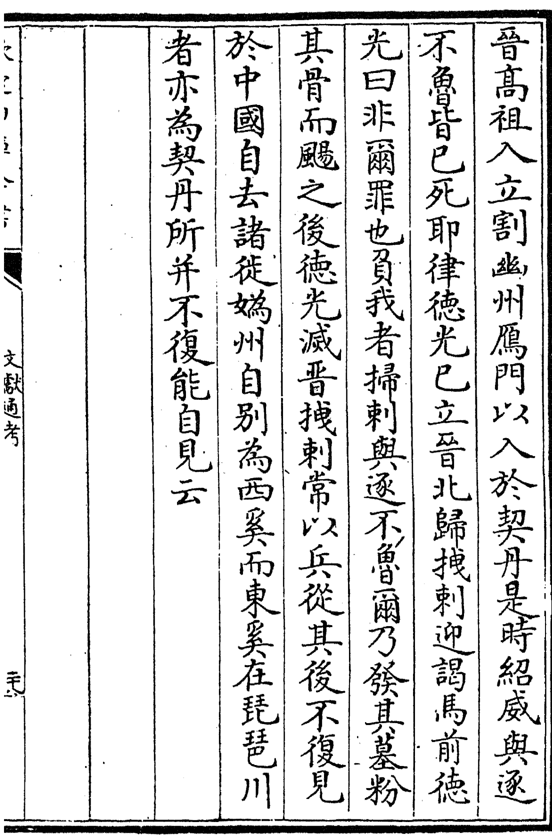
庫莫奚其先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初為慕容皝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地今柳城郡之北）其俗甚不潔而善射獵好為寇掠魏登國三年道武親自出討至弱水南大破之獲馬牛羊豕十餘萬魏既入中原諸種與庫莫奚滋盛及開遼海置戍和龍諸夷震懼各獻方物文成獻文之世歲致名馬孝文二十年入寇安州擊走之後復款附求入塞交易許之歲常朝獻至武定以來不絕齊

時亦入貢及突厥興而臣屬之後稍強盛分為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崑五曰室得理饒樂水北即鮮卑故地一曰如洛環水葢饒樂之訛也每部置俟斤一人為其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為盛諸部皆歸之其俗死者以葦薄裹屍懸之樹上其後款附至隋代號曰奚突厥稱蕃人後亦遣使入朝奚部落並在今柳城郡東北二千餘里唐開元五年二月奚首領李大酺入朝封從外甥女辛氏為固安公主以妻之八年大酺戮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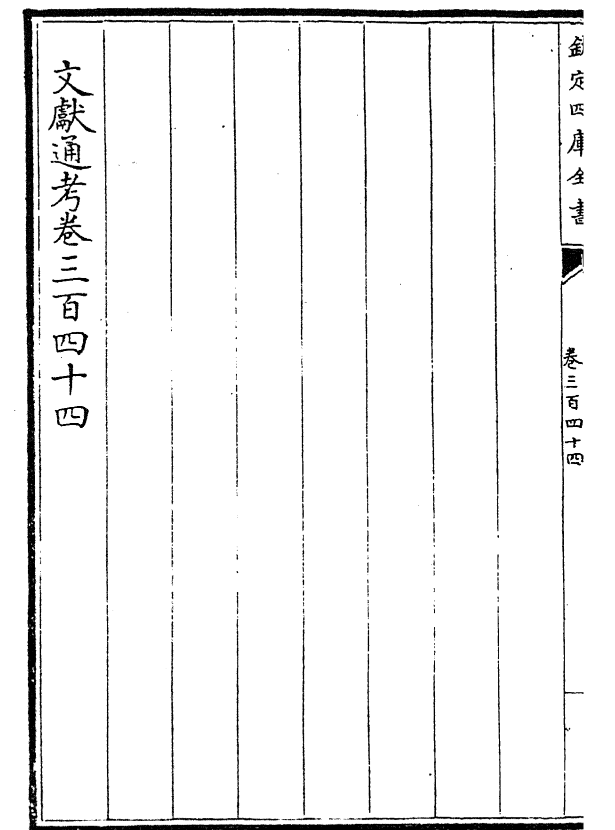
共立其弟魯蘇為主詔仍以固安公主為妻契丹可突于反脅奚衆附突厥魯蘇不能制奔榆關趙含章討平之衆稍自歸明年酋李詩部落五千帳來降以其地為歸義州授其酋都督李詩死子延寵嗣後與契丹叛詔立他酋婆固為都督昭信王以定其部落玄宗世八入朝獻至德以後朝獻不絶元和元年君梅落身入朝拜檢校司空歸誠郡王賜姓李氏然陰結回鶻室韋兵犯西城振武憲宗世四朝獻太和四年復寇邊盧龍李載

義破之大中元年北部諸山奚悉叛盧龍張仲武擒酋渠燒帳落二十萬咸通九年其王入朝是後契丹方強奚不敢亢而舉部役屬當唐之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為五部一曰阿薈部二曰啜米部三曰粤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黑訖支部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趫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下上如飛契丹阿保機彊盛室韋奚霫皆服屬之奚人常為契丹守界上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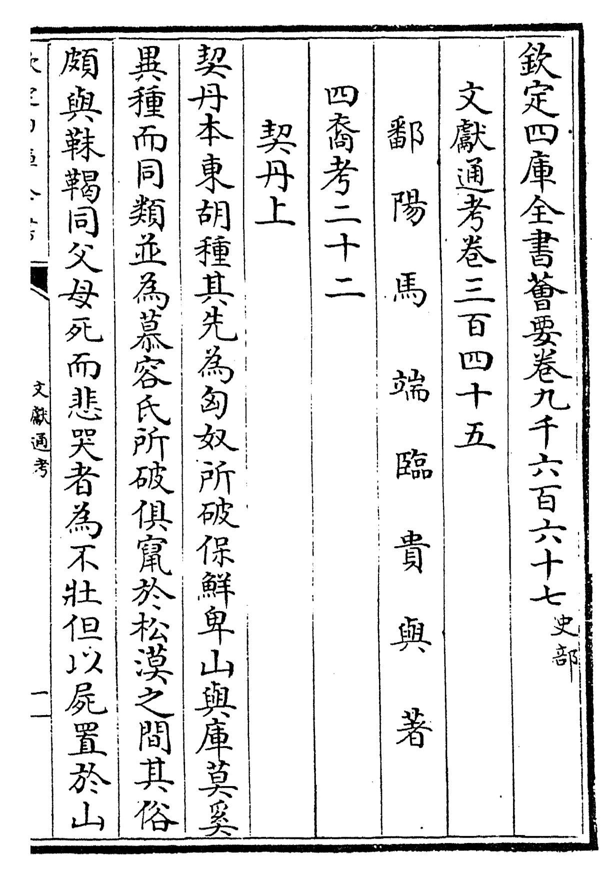
苦其苛虐奚王去諸怨叛以別部西徙嬀州依北山射
獵常採北山麝香人參賂劉守光以自託其族至數千
帳始分為東西奚去諸之族頗知耕種歲借邊民荒地
種穄秋熟則來穫窖之山下人莫知其處爨以平底瓦
鬲煮穄為粥以寒水解之而飲去諸卒子掃剌立後唐
莊宗滅劉守光賜掃剌姓李更其名紹威卒子拽剌立
同光以後紹威父子數遣使朝貢初紹威娶契丹女舍
利逐不魯之姊為妻後逐不魯叛亡入西奚紹威納之



晉高祖入立割幽州鴈門以入於契丹是時紹威與逐不魯皆已死耶律德光已立晉北歸拽剌迎謁馬前德光曰非爾罪也負我者掃剌與逐不魯爾乃發其墓粉其骨而颺之後德光滅晉拽剌常以兵從其後不復見於中國自去諸從嬀州自別為西奚而東奚在琵琶川者亦為契丹所并不復能自見云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六十七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五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四裔考二十二

契丹上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為匈奴所破保鮮卑山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為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其俗頗與靺鞨同父母死而悲哭者為不壯但以屍置於山

樹之上經三年之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酹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夏月時向陰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猪鹿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甚後魏初大破之遂逃迸與庫莫奚分背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和龍今柳城郡多為寇盜魏太武帝真君以來歲貢名馬於是東北羣狄悉萬丹部阿大何部伏弗郁部羽林部日連部匹黎部叱六于部各以其名馬文皮入獻皆得交市於和龍密雲之間密雲今郡齊受魏禪入貢不絶天

保四年犯塞文宣北討大破之虜十餘萬口雜畜數十萬頭其後復為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隋開皇末有別部四千餘家背突厥來降文帝方與突厥和重失信遠人乃悉給糧令還本部勅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衆遂北逐水草畜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與議之興兵動衆合如符契突厥沙鉢畧可汗遣吐屯潘垤統之契丹殺吐屯而遁隋大業七年遣使貢方物唐武德中其大酋孫敖曹等遣人來朝而君長或小入寇邊

後二年君長上名馬豐貂貞觀初摩會相降突厥不欲外夷與唐合請以梁師都易契丹太宗曰契丹外夷已降我不可索師都我叛臣詎可易降者不許明年摩會復入朝自是有常貢二十二年契丹師窟哥率其部內屬以契丹部為松漠都督府拜窟哥為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封無極男賜姓李置都督府於營州兼置東夷都護以統松漠饒樂之地武太后萬歲通天元年五月窟哥曾孫松漠都督羈縻松漠都督府屬今柳城郡李盡忠與其

妻兄歸誠州刺史孫萬榮殺都督趙文翽舉兵反陷營州（今柳城）自號可汗命左鷹揚將軍曹仁師右金吾將軍張元遇右武威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討之遇賊於西硤石黄麞谷官軍敗績元遇仁節沒於賊李盡忠死孫萬榮代領其衆攻陷冀州（今信都郡）刺史陸寶積死之又陷瀛州屬縣（今河間郡）又遣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王孝傑與蘇宏暉率兵十八萬與孫萬榮戰於東硤石官軍又大敗孝傑沒於陳宏暉棄甲

而遁又命河内王武懿宗為大總管右肅政御史大夫婁師德為副沙吒忠義為前軍率兵二十萬以討破之萬榮為其家奴所殺其黨遂潰乃附於突厥開元初盡忠從父弟都督失活以默啜政衰率部落來降𤣥宗賜丹書鐵券五年以宗女為永樂公主出降契丹松漠王李失活失活死以其弟娑固襲封後為其酋可突于所殺奉娑固從父弟鬱于為君詔即拜鬱于襲封以宗室出女慕容氏為公主妻之鬱于死弟吐于嗣吐于為可

突于所逼來奔可突于奉其弟邵固統衆詔許襲封後三年可突于殺邵固立屈烈爲王脇奚衆共降突厥詔幽州長史范陽節度使趙含章等八總管兵擊之大破其師可突于走明年復寇邊幽州長史張守珪圍之可突于爲其下所殺支黨皆散二十五年守珪討契丹再破之天寶四載契丹大酋李懷秀降拜松漠都督封崇順王以宗室出女獨孤爲靜樂公主妻之是歲殺公主叛去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討破之更封其酋楷落爲恭

仁王代松漠都督禄山方幸表討契丹以向帝意發幽州雲中平盧河東兵十餘萬以奚為鄉導大戰潢水南禄山敗死者數千自是禄山與相侵掠未嘗解至其反乃已契丹在開元天寶間使朝獻者無慮二十故事以范陽節度為押奚契丹使自至德後藩鎮擅地務自安障戍斥候益謹不生事於邊奚契丹亦鮮入寇歲選酋豪數十入長安朝會每引見賜與有秩其下率數百皆駐館幽州至德寶應時再朝獻大歷中十三貞元間三

元和中七太和開成間凡四然天子惡其外附回鶻不復官爵渠長會昌二年回鶻破契丹酋屈戍始復內附拜雲麾將軍守右武衛將軍於是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為易回鶻所與舊印賜唐新印曰奉國契丹之印咸通中其王習爾之再遣使者入朝部落寖又彊習爾之死族人欽德嗣光啓時方天下盜興北疆多故乃鈔奚室韋小小部種皆役服之其居曰梟羅箇沒里沒里者河也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之故地當唐之末

其地北接室韋東隣高麗西界奚國而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為八部其一曰但利皆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没部六曰内會鷄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嗢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歳久或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為約本如此不敢争某部大人遥輦次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歳秋霜落則燒

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為遥輦不任事選於其衆以阿保機代之阿保機亦不知其何部人也為人多智勇而善騎射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久不代責誚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

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為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為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梁將葛唐晉

王李克用使人聘於契丹約為兄弟贈金帛甚厚期共舉兵擊梁阿保機既而背約遣使聘梁稱臣約共滅晉後唐莊宗天祐十三年契丹冦晉蔚州又攻破新州莊宗遣周德威擊之德威兵敗走幽州契丹圍之幽薊之間虜騎遍野德威拒守百餘日契丹兵敗乃解去阿保機多用漢人漢人教以隷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姻置官號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為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

耶律名年曰天賛以其所居為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往來射獵四樓之間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日東向而拜日其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為尊四樓門屋皆東向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定州王處直懼鎮且亡晉兵必併擊已乃遣子郁說契丹入塞以牽晉兵郁謂阿保機曰鎮州金帛山積姬女羅綺盈廷張文禮得之為晉所攻懼死不暇故留以待皇帝阿保機大喜乃空國入

冦攻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遂攻中山渡沙河莊宗自將鐵騎五千乘虜散走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飢寒多死乃引兵去雖無所得而歸然自此頗有窺中國之意患女真渤海在其後欲擊渤海懼中國乘其虛乃遣聘使唐通好同光間使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阿保機問坤以洛陽之變仰天大哭曰晉王與我約為兄弟河南天子即吾兒也昨聞中國亂欲以甲馬五萬往助我兒而渤海未除志願不遂又曰

我兒既沒理當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事豈可得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蹊田奪牛豈不為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至如天皇王得國而不代豈彊取之邪阿保機即慰勞坤曰理正當如是爾又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即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

部樂官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為類吾兒則亦安能長久又謂坤曰吾能漢語然絕口不道於部人懼其效漢而怯弱也因戒坤曰爾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間共為盟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阿保機攻渤海取其扶餘一城以為東丹國以其長子人皇王突欲為東丹王已而阿保機病死述律護喪歸西樓立其次子元帥太子耀屈之坤從至西樓而還耀屈之後更名德光謚阿保機為大聖皇帝德光立三年改

元天顯遣使聘唐明宗厚禮之遣使報聘會定州王都反求援於契丹契丹遣秃餒蔔刺將兵援都唐遣王晏球破定州擒秃餒等斬之擒其壯健者五千餘人為契丹直初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律愛德光德光德光智勇素服諸部共希旨請立德光突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夫餘泛海奔唐明宗賜其姓為東丹更名曰慕華拜懷化軍節度使後又更姓李名贊華契丹自阿保機時侵滅諸國稱雄北方及救王都為王晏球

所敗喪其萬騎又失赫邈等皆名將而述律尤思念突欲由是卑辭厚幣數遣使聘中國因求歸赫邈萴剌等唐輙斬其使而不報當此之時中國之威幾振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東臨海北有兎耳覆舟山山皆陡絶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植唐時置東西狹西淥疇米磚長楊黄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於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歲給幽州久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守為已利自唐末幽薊戍兵廢散契丹因得

出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苦寇鈔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迹斷絶轉餉常以兵䕶送契丹多伏兵鹽溝以擊奪之莊宗之末趙徳鈞鎮幽州於鹽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赫邈等又於其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徳光乃西徙横帳居捺剌泊出冦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塘鎮河東總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禦之應順清泰之間調發饋餉遠近勞敝徳光侍其母甚謹常侍立其

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塘反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塘遣使求救於德光稱臣以父事之約事捷之後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契丹兵出鴈門車騎連亘數十里唐兵大敗遂築壇晉城南立敬塘為皇帝敬塘自太原入洛陽德光送至潞州先時唐廢帝遣趙德鈞并其子延壽將兵禦契丹德鈞陰遣人聘德光求立已為帝德光指穹廬前巨石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石郎矣石爛可改也德光至潞州遂執德鈞父子而去

後以延壽為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及已立晉又得鴈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為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為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中國之人晉高祖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歲輸絹三十萬疋其餘寶玉珍異下至中國飲食諸物使者相屬於道無虛日德光約高祖不稱臣更表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德光遣中書令韓頻奉冊高祖為英武明義皇帝高祖復

遣趙瑩馮道等以太常鹵簿奉册德光及其母尊號終其世奉之甚謹高祖崩出帝即位德光怒其不先以告而又不上表不稱臣而稱孫數遣使者責晉晉大臣皆恐而景延廣對契丹使者語獨不遜德光益怒楊光遠反青州招之開運元年春德光傾國南寇分其衆為三西出鴈門攻并代劉知遠擊敗之於秀容東至於河陷博州以應光遠德光與延壽南攻陷貝州德光屯元城兵及黎陽晉出帝親征遣李守貞等東馳馬家渡擊敗

契丹而德光與晉相距於河月餘聞馬家渡兵敗乃引衆擊晉戰於戚城德光臨陣望見晉軍旗幟光明而士馬嚴整有懼色謂其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家兵馬半已餓死何其盛也兵既交殺傷相半陣間斷箭遺鏃布厚寸餘日暮德光引去分其兵為二一出滄州一出深州以歸二年正月德光復傾國入寇圍鎮州分兵攻下鼓城等九縣杜重威守鎮州閉壁不敢出契丹南掠邢洺磁至於安陽河千里之内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桑木罵

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邪束薪於木而焚之是時出帝病不能出征遣張從恩安審琦皇甫遇等禦之過前渡漳水遇契丹戰於榆林幾為所虜審琦從後救之契丹望見塵起謂救兵至引去而從恩畏怯不敢追亦引兵南走黎陽契丹已北而出帝疾少間乃下詔親征軍於澶州遣杜重威等北征契丹歸至虎北聞晉軍且至即復引而南及重威戰於陽城衛村晉軍飢渴鑿井輒壞絞泥汁而飲德光坐奚車中呼其衆曰

晉軍盡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後平定天下會天大風晉
軍奮死擊之契丹大敗德光喪車騎一白槖駝而走至
幽州其首領大將各笞數百獨趙延壽免焉是時天下
旱蝗晉人苦兵乃遣開封府軍將張暉假供奉官聘於
契丹奉表稱臣以修和好德光語不遜然契丹亦自厭
兵德光母述律嘗謂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卧邪
自古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若漢兒實有回心則
我亦何惜通好晉亦不復遣使然數以書招趙延壽延

壽見晉衰而天下亂嘗有意窺中國而德光亦嘗許延壽滅晉而立之延壽得晉書偽為好辭報晉言身陷虜思歸約晉發兵為應而德光將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晉晉君臣皆喜三年七月遣杜重威李守真張彥澤等出兵為延壽應兵趨瀛州牟翰空城而去晉軍至城下見城門皆啓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梁漢璋追牟翰及之漢璋戰死重威等軍屯武彊德光聞晉出兵乃入寇鎮州重威西屯中渡與德光夾水而軍德光分兵並西山

出晉軍後攻破欒城縣縣有騎軍千人皆降於虜德光每獲晉人刺其面文曰奉勅不殺縱以南歸重威等被圍糧絶遂舉軍降德光喜謂趙延壽曰所得漢兒皆與爾因以龍鳳赭袍賜之使衣以撫晉軍亦以赭袍賜重威遣傳住兒監張彦澤将騎二千先入京師晉出帝與太后為降表自陳過咎德光遣解里以手詔賜帝曰孫兒但勿憂管取一喫飯處德光将至京師有司請以法駕奉迎德光曰吾躬擐甲冑以定中原太常之儀不暇

顧也止而不用出帝與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辭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四年正月丁亥朔旦晉文武百官班於都城北望帝拜辭素服紗帽以待德光被甲衣貂帽立馬於高岡百官俯伏待罪德光入自封丘門登城樓遣通事宣言諭曰我亦人也可無懼我本無心至此漢兵引我來爾遂入晉宮宮中嬪妓迎謁皆不顧夕出宿於赤岡封出帝負義侯遷於黄龍府癸巳入居晉宮以契丹守諸門門廡殿廷皆磔犬掛皮以為厭

勝甲午德光胡服視朝於廣政殿乙未被中國冠服百官常參起居如晉儀而氈裘左衽胡馬奚車羅列階陛晉人俛首不敢仰視二月丁丑朔金吾六軍殿中省仗太常樂舞陳於廷德光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執大珪以視朝大赦改晉國為大遼國開運四年為會同十年德光嘗許趙延壽滅晉而立以為帝故契丹擊晉延壽常為先鋒虜掠所得悉以奉德光及其母述律德光已滅晉而無立延壽意以為中京留守大丞相燕王如故三

月丙戌朔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閤德光大悅顧左右曰漢家儀物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真天子邪德光已滅晉遣其部族酋豪及其通事為諸州鎮刺史節度使括借天下錢帛以賞軍胡兵人馬不給糧草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刼掠人民號為打草穀東西二三千里之間民被其毒遠近怨嗟漢高祖起太原所在州鎮多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又時已熱乃以蕭翰為宣武軍節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翰之妹

亦嫁德光而阿鉢本無姓氏契丹呼韓為國舅及將以為節度使李崧為制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德光已留翰守汴乃北歸以晉内諸司伎術宫女諸軍將卒數千人從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岡謂其宣徽使高勲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為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勲退而謂人曰虜將死矣相州梁暉殺契丹守將閉城距守德光引兵破之城中男子無少長皆屠之婦女悉驅以北後漢以王繼弘鎮

相州得髑髏十數萬枚為大塚葬之德光至臨洺見其井邑荒殘笑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為罪首又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德光行至欒城得疾卒於殺胡林契丹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羓永康王兀欲立謚德光為嗣聖皇帝號阿保機為太祖德光為太宗兀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唐兀欲留不從號永康王性殘忍然喜賓客好飲酒工畫知書契丹兵助晉攻唐唐廢帝殺突欲晉高祖入京師追

封突欲為燕王德光滅晉兀欲從至京師德光死欒城兀欲與趙延壽及諸大將等俱入鎮州延壽自稱權知軍國事遣人求鎮州管籥於兀欲兀欲不與延壽左右曰契丹大人聚而謀者詾詾必有變宜備之今中國兵猶萬人可以擊虜不然事必不成延壽猶豫不決兀欲召延壽飲酒誘而鎖之籍其家乃宣德光遺制曰可於中京即皇帝位中京契丹謂鎮州也遣使告哀於諸鎮蕭翰聞德光死棄汴州而北兀欲已立先遣人報其祖

母述律述律怒曰我兒平晉取天下有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人皇王背我歸中國其子豈得立邪乃率兵逆兀欲將廢之兀欲留其將麻答守鎮州晉諸將相隨德光在鎮州者皆留之而去與其祖母述律相拒於石橋述律所將兵多亡歸兀欲兀欲乃幽述律於祖州祖州阿保機墓所也初德光之擊晉也述律常非之曰吾國用一漢人為主可乎德光曰不可也述律曰然則汝得國國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及矣德光死載其屍歸

述律不哭而撫其屍曰待我國中人畜如故然後葬汝已而兀欲因之後死於木葉山兀欲更名阮號天授皇帝改元曰天禄是歲八月葬德光於木葉山遣至鎮州召馮道和凝等會葬使者至鎮州鎮州軍亂大將白再榮等逐出麻答據定州已而悉其衆以北麻答者德光之從弟也德光滅晉以為邢州節度使兀欲立命守鎮州麻答尤酷虐多略中國人剝面抉目拔髮斷腕而殺之出入常以鉗鑿挑割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掛人肝脛手

足言笑自若鎮定之人不勝其毒麻答已去馮道等乃南歸漢乾祐元年兀欲率萬騎攻邢州陷内丘契丹入寇常以馬嘶為候其來也馬不嘶鳴而矛戟夜有光又月食虜衆皆懼以為凶雖破内丘而人馬傷死者大半兀欲立五年會諸部酋長復謀入寇諸部大人皆不欲兀欲彊之燕王述軋與太寧王嘔里僧等率兵殺兀欲於火神淀德光子齊王述律聞亂走南山契丹擊殺述軋嘔里僧而迎述律以立述律立改元應歷號天順皇

帝後更名璟述律有疾不能近婦人左右給事多以宦
者然畋獵好飲酒不恤國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
睡國人謂之睡王初兀欲常遣使聘漢使者至中國而
周太祖入立太祖後遣將軍朱憲報聘憲還而兀欲死
述律立遂不復南寇顯德六年夏世宗北伐以保大軍
節度使田景咸為淤口關部署右神武統軍李洪信為
合流口部署前鳳翔節度使王晏為益津關部署侍衛
親軍馬步都虞候韓通為陸路都部署世宗自乾寧軍

御龍舟艛船戰艦首尾數十里至益津關降其守將而河路漸狹舟不能進乃捨舟陸行瓦橋淤口關瀛莫州守將皆迎降方下令進攻幽州世宗遇病乃置雄州於瓦橋關霸州於益津關而還周師下三關瀛漠兵不血刃述律聞之謂其國人曰此本漢地今已還漢又何惜邪

歐陽氏五代史記論曰初蕭翰聞德光死北歸有同州郃陽縣令胡嶠為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

姤告翰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居虜中七年當廣順三年亡歸中國畧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南望五臺山其一峰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西北行五十里有鷄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鷄鳴於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北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

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為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絶而復蘇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温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湯城淀地氣最温契丹若大寒則就温於此其水泉清冷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爍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

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侯其向不知爲南北又二日至赤崖翰與兀欲相及遂及述律戰於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遂囚述律於撲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官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

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東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褭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褭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荑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凡欲時卓帳於此會部人葬德光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有長松豐草珍禽野卉有屋

字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抛醆禮畢問其禮皆祕不肯言嶠所目見因述律葬德光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而翰得罪被鏁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翰所治也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千餘家蓋契丹所虜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

國東至於海有鐵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
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真
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
張革為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糜
為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勃
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畧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
又南奚與契丹畧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榆關矣西
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嫗厥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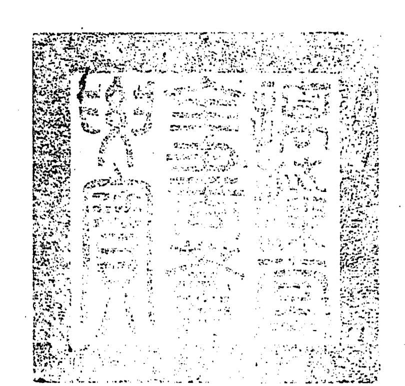
其人長髦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嚴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黒白黄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之其人最勇鄰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戞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嫗厥律畧同又北黒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産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黒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𤬪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韈刼子其人髦首被皮為衣

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韈刧子則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為犬嘷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為狗女為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筯十餘

叟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筯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嚙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曰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匹遣十人齎乾䴵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黒車子歴牛蹄國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為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温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邪堰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

還此北荒之極也契丹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為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嶠歸以為陷虜記云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莊經明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六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四裔考二十三

契丹中

宋太祖皇帝受命務保境息民不欲生事夷狄先是五代募民盜戎人馬給其直籍數以補戰騎之闕上乃令盡還所盜馬仍禁民毋得出塞外盜者未幾虜衆入冦

棣州刺史何繼筠擊敗之獲馬四百匹乾德二年命昭義軍節度李繼勲攻遼州州將杜延韜以城降虜冦平晉軍三年四年俱冦易州開寳二年車駕征河東虜兩道率衆來援何繼筠韓重贇等敗其師是秋涿州刺史許周瓊來降以為左羽林將軍仍領涿州豐州刺史王重安上言契丹日利月利等部凡一十六族歸欵詔官其首領是歳迷律為帳下所殺國人立兀欲之子明記號明照王子稱天贊皇帝改元保寧三年六月虜六萬

騎寇定州遣判四方館事田欽祚領兵三千人赴之上謂欽祚曰彼衆我寡但背城列陣以待之虜至即戰勿與追逐欽祚與虜戰滿城虜騎小郤乘勝逐北至遂城殺獲甚衆值暮夜入保遂城虜圍欽祚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整衆開南門突圍一角出是夕至保塞軍軍中不亡一矢北邊傳言三千打六萬太祖自是益修邊備嘗謂左右曰若虜敢犯邊我以二十四疋絹購一胡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我二百萬疋絹此虜盡矣

七年十一月其涿州刺史耶律琮以書遺知雄州孫全興言欲講和之意太祖命全興以書答焉八年三月遣使來聘太祖召見宴賜禮遣之詔太常丞呂端報聘自是始交中國八月又遣其左衛大將軍耶律霸德等來聘獻御衣玉帶名馬太祖厚賜之令從獵近郊上親射走獸矢無虛發使者俯伏呼萬歲私謂譯者曰皇帝神武無敵射必命中所未嘗見也十二月又遣使獻御衣及馬賀來年正月詔遣宋準等報聘九年二月其使耶

律延頗來賀長春節五月命田守奇等報聘是歲十二月以國哀遣使來修賻禮太平興國二年遣使賀太宗即位四月又遣使奉貢助太祖山陵五月令起居舍人辛仲甫等報聘繼又遣使來賀乾明節自此聘使不絶四年二月車駕征河東次趙州遣其臣耶律撓剌梅里奉書問起居俄而虜騎數萬寇石嶺關以援晉陽為郭進所敗及太原還上親征幽州虜聞上之至皆不敢居城中及數萬衆屯城北上親率兵乘之斬首千餘級餘

黨遁去虜渤海兵三百餘人來降未幾其建雄軍節度知順州劉延素率官屬十四人降以延素為右監門衛將軍又其知薊州劉守恩與官屬十七人降自王師之入虜境凡獲馬五千餘匹師傅於城下命諸將攻城定國軍節度宋偓南面河陽節度崔彦進北面保静軍節度劉遇東面定武軍節度孟元喆西面旬有五日以士卒疲頓班師十月大寇關南劉廷翰崔彦進崔翰等三將會兵擊破之斬首萬餘級獲戎馬兵器甚衆十一月

嵐州忻州皆破其師五年三月十萬衆寇代州為潘美楊業所敗俘獲甚衆十一月契丹萬騎寇雄州車駕北征次大名虜遁去上乘勝欲討幽州李昉扈蒙等以為大兵所聚轉餉是資河朔之區連歲飛輓近經蹂躪尤極蕭然恐不堪調發乃下詔南歸六年正月九月俱寇易州擊退之七年明記卒偽謚景宗孝成皇帝子常王隆緒立纔十二歲母蕭氏專國是歲五月虜三萬三道來寇一襲鴈門潘美擊破之遂北入其境破其壘三十

六一攻府州折御卿大破之於新澤擒酋長百餘人斬首七百級一冠高陽關崔彥進擊敗之斬首二千級獲兵器羊馬數萬十月詔禁民入北界擄畧及竊盜仰所屬州軍收捉重斷所盜之物送還十二月日利月利沒細兀瑶等十一族七萬餘帳內徙歸附豐州刺史王承美出兵迎之與虜戰大破之斬首二千級八年二月承美又破其師逐北至青塚降者三千帳獲羊馬萬計雍熙初知雄州賀令圖及薛繼昭劉文裕侯莫陳利用等

相繼上言虜主年幼國事决於其母蕭氏蕭内行不正私於大將韓徳讓等寵幸用事國人疾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上以其說爲然三年正月大發師出塞進討曹彬崔彦進米信等趨涿州田重進等趨飛狐潘美楊業等出鴈門尅期齊舉彬等所向克捷多所虜獲降其招安使大鵬翼康州刺史馬頵等邊民有驍勇者競團結以襲虜或夜入城壘斬取首級又詔出賞格募民應接王師擒獲虜中首領自是應募者衆初師出之日上謂

彬等曰潘美等但先取雲應卿等以十餘萬衆聲言取幽州而持重緩行虜聞之必萃勁兵於幽州兵既聚不暇為援於山後矣及王師入虜地美果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取飛狐靈丘蔚州山後要害之地多得之而彬等亦連收新城固安下涿州兵勢甚振每捷奏至上頗疑彬進軍之速且慮斷饟道彬至涿州留十餘日食且盡還軍以援供饋彬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戰獲利自以握重兵虜功少於美等競畫進取之策彬不能制遂裹

五十日糧復往攻涿州虜當其前且行且戰歷二十日始至城下屬盛暑士卒疲乏乃還師境上大軍之退也無復行伍將至岐溝關虜騎追及與戰王師不利彬等收餘師宵涉拒馬河營於易水之南奏至詔以諸將所領兵分屯緣邊諸郡召彬彦進信赴闕留田重進守中山令潘美還代州遣使部徙雲應寰朔四州民五萬户及其吐渾突厥三部落安慶等族八百餘帳於河南孟曹汝潞等州處之是冬寇易州州遣強壯指揮使劉鈞

率兵襲岐溝關破之斬首千餘級焚其積聚而還復寇代州為副部署盧漢贇擊破於土鐙堡斬首二千級生擒五百人獲馬千匹四年正月復入寇三關自曹彬失律諸將多坐黜免至是上思宿將劉廷讓宋偓張永德罷節制在環衛欲令擊虜自効遂遣廷讓屯雄州偓屯霸州永德屯定州廷讓與虜戰君子館軍敗僅以身免先鋒賀令圖高陽關部署楊重進没焉虜復入深祁陷易州殺畧甚衆又寇定遠軍城中兵少人心甚危知軍

著作都曹諫慮不能守殺數人乃定虜遂引去上爲下哀痛之詔大發兵戍鎮定高陽關每遣屯守上必授以成筭端拱元年十一月復寇中山郭守文李繼隆等與戰唐河敗之斬首萬五千級獲馬萬匹豐王承美言契丹頻歲畧州境族帳漢民皆奔毛駞山東黒山以避之承美皆以州兵擊退詔書褒美彬等師既不利虜復取雲應朔等州二年詔縁邊作方田頒條置量地里之遠近列置寨柵以限戎馬而利我之步兵明年虜遣人至

雄州求通好部署劉福以聞上令許之既使卒不至至道元年正月韓德威率數萬騎誘党項勒浪嵬族十六府大首領馬尾等自振武入寇先是虜與賊遷相結以窺邊境上密授成算於府州折御卿為之備至是御卿率輕騎邀擊之大敗其衆於子河汊勒浪等族乘虜之亂詐為州兵躡其後虜衆大驚擾死者十六七悉委其輜重涉河而遁虜將號突厥太尉司徒舍利死者二十餘人生擒吐渾大將一人德威僅以身免勒浪等族既

與虜有隙悉欵塞內附令御卿將兵迎之分處於河南自府州抵平夏帳幕連屬數百里凡得精甲萬餘騎以馬尾爲歸德大將軍領恩州刺史四月數千騎冦雄州爲何承矩所敗梟其鐵林大將一人真宗咸平元年契丹於越王五寨監使馬守玉等百七十口內附上召見問勞守玉等自言苦暴斂重役遂謀向化詔賜衣服繒綵給近甸良田處之是冬虜衆萬騎來三路先鋒逆擊於廉良路殺二千餘人獲馬五百匹十二月詔親征上

御鎧甲於中軍命樞密使王顯押後隊橫亘數十里督
諸將進戰虜襲冀州州兵擊於城南斬千餘人奪馬萬
餘匹又府州率兵入五合川破拔黄太尉寨盡殺帳下
焚獲不可勝計三年虜縱掠高陽關貝冀都部署范廷
召擊於莫州東斬首萬餘級盡奪所掠老幼而還四年
十一月戎人逼威虜軍王顯等全師至大破虜戮二萬
餘人獲其偽署大王統軍鐵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級并
獲甲馬甚衆餘奔北號慟滿野自此歲侵邊界所在擊

走之六年七月偽供奉官李信來降言其國中事云明記四子長即隆緒次隆慶隆裕幼鄭哥早亡國中所管幽州漢兵謂之神武控鶴羽林驍武等約萬八千餘騎其偽署將帥契丹九女奚南北皮室當直舍利及八部落舍利山後四鎮諸軍約十萬八千餘騎內五千六百餘常衛戎主九萬三千九百餘即入寇兵也其國自幽州東行五百五十里至平州又五百五十里至古遼陽城即號為界東京者也又京北六百里至烏惹國其國

用漢文法使印八角而圓又東南接高麗又北至女真
東踰鴨江即新羅也以信為供奉官賜器幣冠帶上召
鎮安軍節度李繼隆論邊事且議親征繼隆曰陛下向
來制置邊備分任將帥悉合機要至戎人入寇蓋亦常
事上如太宗朝亦有城堡陷然後不能為害願專責將
帥不須戎輅親舉景德元年閏九月虜主與其母舉國
入寇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掠威虜順安軍保州三路
攻保州不利別部寇岢嵐軍知軍賈宗擊敗之十月戎

主與毋辛衆至唐河三路都部署王超按兵以待既而不交鋒緣胡盧河而東虜遂南犯攻圍瀛州詔威虜㟁軍保州莫州北平寨部署入北境腹背縱擊以分其勢既而大破虜衆捷奏連上十一月虜衆急攻瀛州晝夜鼓譟大設攻具負板秉燭驅奚人乗城城上發礧石巨木擊之皆墜戎首與毋復鼓衆四面急擊矢發如雨虜爲城兵所殺者三萬餘人傷者倍之圍遂解獲鎧甲兵矢數百計又以遊兵逼冀州城知州王嶼擊走虜衆

猶二十萬詔諸路兵會天雄軍車駕北巡以山東南道節度李繼隆為駕前東面排陣使西上閤門使孫全照為都鈐轄南作坊使張旻為鈐轄武寧節度駙馬都尉石保吉為駕前西面排陣使侍衛歩軍都虞候王隱為都鈐轄入内副都知秦翰為鈐轄及令諸路將帥速赴行在又詔滑州張秉齊州馬應昌濮州張晟部率丁夫鑿河冰又出陣圖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既而虜衆過天雄犯德清軍抵澶州北直犯大陣圍合

三面王師既成列都排陣使李繼隆等分伏勁弩以控
要害其貴將順國王撻覽有機勇所領皆銳兵方為先
鋒異旗幟出行陣督戰伏弩齊發矢中額而隕暮夜至
寨死虜大挫衂退却不敢動初定州路副都部署王繼
忠戰敗陷虜虜授以官繼忠嘗為虜言和好之利至是
雖大舉深入復遣李興等以繼忠書詣莫州部署石普
且致密奏一封達闕下上覽奏以手詔諭繼忠繼忠欲
朝廷先遣使上未許虜之攻瀛州也繼忠復附奏乞遣

使議和乃命曹利用持書往至大名王欽若疑虜不誠留之不遣繼忠又奏言頓兵不敢刼掠以待王人之至乃詔督利用前去利用至虜營戎母禮遇甚勤遣飛龍使韓杞隨利用至行闕先是繼忠上章及杞至皆以求關南地爲名上以事在前朝不許利用至契丹帳數沮割地之議乃許以歲遺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議遂定虜主請以兄事上遣其右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來聘杞與東之來皆言國母附問起居以其專政自是皆

致聘問每嵗别以金帛遺之令西京左藏庫使李繼昌報聘遺以衣服茶藥金器等東之言收衆北歸恐為緣邊邀擊有詔諸部署及諸州軍勿出兵縱契丹還蕃二年春詔雄霸州安肅軍置三榷場南北界貿易瀛代州部送契丹降人詔以請盟後者還是年以其母生日遣孫瑾等往使戎主嵗避暑於含凉淀聞使至即來幽州屢召瑾等宴會張樂待遇之禮甚厚瑾等辭還賚以器服及馬五百餘匹自郊勞至於餞飲所遣皆親信詞禮

恭恪者以致勤厚之意十一月契丹毋及其主各遣使
來賀承天節又遣使來賀來年正月遣使報聘如之自
是歲以爲常四年户部員外郎李維使還言虜主見漢
使强服衣冠事已即幅巾雜蕃騎出射獵官屬隨帳自
辦器械糗糧自是遇漢使益厚大凡蕃法極嚴罪死者
必屠割慘毒虜主嘗云契丹乃禽獸非同漢人可以文
法治也大中祥符元年契丹置館於拒馬河北以候朝
使二月户部副使宋摶使還言契丹所居中京在幽州

東北城壘庳小鮮居人夾道多蔽以垣墻宫中有武功
殿其主居之文化殿母居之又有東掖西掖門然蕃夷
性不檢每宴集有不拜而懈惰者二年十二月蕭氏卒
遣使弔奠致賻是年其相韓德讓死德讓專政有智畧
契丹推服自蕭氏卒德讓繼死虜主闇弱隆慶尤桀黠
衆心附焉其年契丹將伐高麗命所部南北大王皮室
乙室頻畢太師奚室韋黒水女貞等賦車二千乘凡調
發先下令使自辦兵器駝馬糧糗故其抄畧所得不補

所奘又索境内漢口有罪者配軍為驍民皆嗟怨十月遣使來告征高麗十一月虜主自遼陽親伐高麗大為高麗敗覆帳族卒乘罕有還者官屬戰没大半乃令幽冀選士人以補其乏初奉使者止達幽州後署中京又置上京或西凉淀北安州炭山長泊自雄州白溝驛度河四十里至新城縣右督亢亭之地又七十里至涿州北度涿水范水劉李河六十里至良鄉縣度盧孤河六十里至幽州偽號燕京子城就羅郭西南為之正南曰

啓夏門内有元和殿洪政殿東門曰宣和城中坊門皆有樓有閔忠寺本唐太宗為征遼陣亡將士所造又有開泰寺魏王耶律漢寧造皆邀朝使遊觀城南門内有于越王廨為宴集之所門外永平館舊名碣石館請和後易之即桑乾河出北門過古長城延芳淀四十里至孫侯館後改為望京館稍移故處望楮谷山五龍池過温餘河大夏坡坡西北即涼淀避暑之地五十里至順州東北過白嶼河北望銀冶山又有黄羅螺盤牛闌山

七十里至檀州自北漸入山五十里至金溝館川原平廣謂之金溝淀國主嘗於此過冬自入山屈曲登陟無復里堠但以馬行記日景而約其里數過朝鯉河亦名七渡河九十里至古北口兩旁峻崖中有路僅容車軌口北有鋪彀弓連繩本范陽防扼奚契之所最為隘束然幽州東趣營平州路甚平坦自頃犯邊多由斯出又度德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鄉嶺八十里至新館過雕窠嶺偏槍嶺四十里至卧如來館蓋山中有卧佛像故

也過烏灤河東有灤州因河為名又過墨斗嶺亦名度雲嶺長二十里許又過芹菜嶺七十里至柳河館河在館旁西北有鐵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漉沙石鍊得鐵渤海俗每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善歌舞者數輩前行士女相隨更相唱和回旋宛轉號曰踏追所居屋皆就山墻開門過松亭嶺甚險峻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館有蕃戸百餘編荊為籬鍛鐵為兵器東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館八十里至鹿兒峽館過蝦蟆嶺九十里至鐵漿館過

石子嶺自北漸出山七十里至富谷館居民多造車者云渤海人東望馬雲山山多鳥獸林木國主多於此打圍八十里至通天館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城垣庳小方圓纔四里許門但重屋無築闍之制南門曰朱夏門內夾道步廊多坊門又有市樓門曰天衢通闤望闕次至大同館其北正門曰陽德閶闔城內西南隅岡山有寺城南有園圃宴射之所自過古口即蕃境居人草庵板壁亦務耕種但有桑柘所種皆從壠上盖虞吹沙所

璭山中長松鬱然深谷中多燒炭爲業時見畜牧牛馬槖駝尤多青羊黃豕亦有挈車帳逐水草射獵食止麋粥粆精自中京至北八十里至臨都館又四十里至窯館又七十里至松山館又七十里至崇信館又九十里至廣寧館又五十里至姚家館又五十里至咸寧館又三十里度潢水石橋旁有饒州蓋唐朝嘗於契丹置饒樂州也渤海人居又五十里至保和館度黑河七十里至宣化館又五十里至長館館西二十里許有佛寺民

舍云即祖州亦有祖山山中有阿保機廟所服鞾尚在長四五尺許又四十里至上京臨潢府自過崇信館契丹舊境蓋其南皆奚地也入西門門曰金德内有臨潢館子城東門曰順陽入門北行至景福門又至承天門内有昭德宣政二殿皆東向其氊廬亦皆東向臨潢西北二百餘里號涼淀在漫頭山南避暑之處多豐草掘丈餘即有堅冰天禧四年工部員外郎知制誥宋綬充使始至木葉山山在中京東微北自中京過小河唱吽

山道北奚王避暑莊有亭臺由古北至中京北皆奚境奚本與契丹等後爲契丹所併所在分奚契丹漢人渤海雜處之奚有六節度都省統領言語風俗與契丹不同善耕種歩射入山采獵其行如飛凡六十里殺𨚗河館過惠州城二重至低小外城無人居內城有瓦舍倉廩人多漢服七十里至榆林館館前有小河屈曲北流自北入山少人居七十里至內都烏館蕃語謂山爲訥水爲烏七十里至香子山館前倚土山臨小河其東北

三十里即長泊也渉沙磧過白馬淀九十里至水泊館度土河亦云撞撞水聚沙成墩少人烟多林木其河邉平處國主曾此過冬凡八十里至張司空館七十里至木葉館離中京皆無館舍但宿穹帳欲至木葉三十里許始有居人瓦屋及僧舍及歷荆榛荒草復度土河木葉山本阿保機葬處又云祭天地之所東向設氊屋署曰省方殿無階以氊藉地後有二大帳次北又設氊屋署曰慶壽殿去山尚遠國主帳在氊屋西北望之不見

嘗出三豹甚馴馬上附胡人而坐獵則以捕獸蕃俗罩魚設氊廬於河之上密掩其門鑿冰為竅舉火照之魚盡來湊即垂鈎竿罕有失者迴至張司空館閤國主在土河上罩魚以魚來饋是歲隆慶初封常王及請盟改梁王後封秦國王又加秦晉國王隆裕有子宗業封廣平王為中京留守改幽州幽都縣為宛平縣其衣服之制國母與蕃官皆胡服國主與漢官即漢服蕃官戴氊冠上以金華為飾或加珠玉翠毛蓋漢魏時遼人步搖

冠之遺象也額後垂金花織成夾帶中貯髮一總服紫穿袍加義襴繫鞊鞢帶以黄紅色絛裹革為之用金玉水晶碧石綴飾又有紗冠制如烏紗帽簷不撳雙耳額前綴金花上結紫帶帶末綴珠或紫皂幅巾紫穿袍束帶丈夫或綠巾綠花穿袍中單多紅綠色貴者被貂裘貂以紫黒色為貴青色為次又有銀鼠尤潔白賤者被貂毛羊鼠沙裘弓以皮為弦箭削樺為簳韉勒輕𨺒於馳走以貂鼠或鵞項鴨頭為扞腰

按三朝契丹傳所言自幽州迤北至遼主所都中京上京道里與五代史四夷附錄所載胡嶠所述小異故並錄之以俟參考

契丹下

乾興元年真宗崩遣使告哀并贈以遺留物虜主隆緒聞訃發哀甚慟遣使來弔祭隆緒又謂其國后汝可致書大宋皇太后汝得名通中國并以珠珂等物獻太后又設真宗靈御於范陽閔忠寺建道場百日下令國中

諸犯真宗諱易之又遣使來賀登極隆緒卒立四十九年年六十一謚天輔皇帝廟號聖宗遣使告哀帝及太后各北向舉哭詔為罷朝七日京師及邊州禁樂七日遣使祭奠弔慰隆緒歲獻方物皆親閱必使美好中意守約甚堅未嘗稍啓邊隙既卒其第八子宗真立小名木不孤為皇太子及即位軍國事專制於其母順聖元妃加號曰法天皇太后慶歷二年元昊未平宗真知中國厭兵用劉六符議聚兵幽涿聲言入寇遣使蕭英劉

六符來致書曰大契丹皇帝致書兄大宋皇帝惟瓦橋關南本石晉所割而柴氏狂謀掠我十縣自太祖創業始通隣好及太宗繼位才定并汾而無名興師直抵燕薊羽召精銳禦之獲退自是穆鎮國強兵南北王府歲有戍境之勞備渝盟之事竊審專命將臣薄伐河右且李元昊稱藩尚主北朝甥舅之親設罪合致討曷不以一介為報況營築長隄堵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稔猜嫌慮隳信睦儻思久好共遣疑懷願以晉陽舊

附之區闗南元劃之縣見歸敝國共康黎元使者至雖以請地求婚為言而其指頗欲邀歲賂仁宗重用兵遣富弼符惟忠報以書曰昔我烈考章聖皇帝恵養天下與大契丹弭兵講好通聘著盟迨於纘承共循謨訓邊氓安堵垂四十年兹者専致使臣貽及緘問言瓦橋内地晉陽故封石氏所割周朝所復皆事繫累代安及本朝况太宗皇帝親征劉繼元而北兵來援以至交鋒石嶺是以有幽薊之役元昊我之叛臣婦議討除已嘗遣

杜防郭稹傳道復云營築堤埭開決陂澤蓋霖潦衍溢當致繕防至於備塞隘路閱集兵夫邊臣常職彼此何疑遽興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宜遵先志共保隣懽初虜在捺鉢沒打河弼惟忠見行帳弼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宗真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意將何為羣臣請舉兵吾止之故遣使求地而已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與中國

通好則主專所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於臣下而主受其禍故欲用兵者皆為身謀非國計也宗真驚曰何也弼曰晉末帝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牣大臣之家而壯士健馬斃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中外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弼曰勝負未可知借使必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

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宗真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其闕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欲各求異代故地豈北朝利哉今主上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因爭地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

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豈可欺哉宗真感悟遂欲求婚弼對婚姻易以生隙不若歲幣之久也本朝長公主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宗真曰而且歸矣再來當擇一事爲報宜遂以誓書來弼既歸復命再同張茂實往聘詔弼草答詔及誓書弼請增誓書三事毋廣開塘淀增屯兵騎容受叛士録副以行中使持誓書追至武彊授之時宰相吕夷簡害之弼私念三事

前與虜約萬一書詞同異則無以反命乃密啟觀之果如所料即奏列其事先遣屬官蔡挺馳白執政上亟召對弼以禮物屬茂實疾馳至京師以晡入見一夕易書而行既至契丹宗真求誓書用獻納二字弼力折之宗真知不可乃罷且約令元昊復來臣自此遂增銀絹為五十萬時契丹實惜盟好特為虛聲以動中國中國方困西師而宰相呂夷簡持之不堅許之過厚其後遂為無窮之敝虜既得增幣因勒石紀功擢劉六符為貴官

四年元昊納契丹降人契丹問罪遣使來告出師皇祐元年遣使來言師還告捷四年以契丹賀乾元節書嘗去國號而稱南北朝詔兩制臺諫官議以為講和以來國書有定式不可輒許乃詔答書復稱大宋大契丹至和元年使來言通好五十年宗真思南朝皇帝無由一會欲交馳畫像庶瞻覿以紓兄弟之情二年遣以馴象二年四月遣使賀乾元節因持宗真畫像來其年八月宗真卒立二十五年年四十一諡文成皇帝廟號興宗

詔輟朝發哀禁樂遣使慰奠皆如故事宗真性輕佻嘗
與教坊使王税輕等數十人約為兄弟出入其家至拜
其父母數變服入酒肆佛寺道觀尤重浮圖法僧有正
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子洪基立嘉祐元
年來聘再求聖容又以洪碁像來詔許之六年五月詔
河北緣邊安撫禁北人捕魚於界河初界河屬我境而
北人潛入河中捕魚採葦雄州移文涿州禁詰之契丹
驅所犯人榜境上及隆緒統和二十四年亦下令禁約

其後北人或自海口載鹽入界河涉雄霸入涿易邊吏
因循不能止至趙滋守雄州遣人射殺其人破其舟遂
嚴捕魚之禁自慶歷增歲賂契丹寖驕而貴臣杜防將
死又教契丹以辯爭小事無輒置使中國常為我所撓
則金帛時至持久之術也自此使者之來多頡頏爭禮
被邊數侵禁地又為石墻於銀坊城以動真定之北寨
越耕薤子平夜遣人拔我容城柳朝廷待以異類雖加
鐫諭亦不闗直取必而塘水益廣兵備甚飭矣契丹每

歲上旬出行射獵凡六十日然後並撻魯河鑿冰鈞魚
冰泮即縱鷹鶻以捕鵞鴈夏居炭山或上陘避暑七月
上旬復入山射鹿夜半令獵人吹角效鹿鳴既集而射
之賤他姓貴耶律蕭氏其官有契丹樞密院中書省行
宮都總管司謂之南面以其在牙帳之南以主漢事其
惕隱宗室也夷離畢叅知政事也林牙翰林學士也夷
離巾刺史也内外官多倣中國者其下佐吏則有敞史
木古思奴古都奴古徒奴分領兵馬則有統軍侍衛控

鶴司南王北王奚王府五帳分提失哥東西都省太師兵又有國舅鈐轄遥輦常袞諸司南北皮室二十部族節度頻必里九克漢人渤海女真五節度五冶太師一百六十百九百家奚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皆籍爲兵將舉兵必殺灰牛白馬祠天地日及木葉山神鑄金魚符調發兵馬其捉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軍所舍有遠探攔子馬以夜聽人馬之聲每其主立聚所剽人户馬牛金帛及其下所獻生口或犯罪沒入者别爲行宫

領之建州縣置官屬既死則設大穹廬鑄金爲像朔望節辰忌日輒致祭築臺高丈餘以盆焚酒食謂之燒飯十宮各有民戶出兵馬阿保機曰洪義宮德光曰永興宮兀欲曰積慶宮述律曰延昌宮明記曰章敏宮突厥曰長寧宮燕燕曰崇德宮隆緒曰興聖宮隆慶曰敦睦宮隆運曰文忠王府又有四樓在上京者曰西樓木葉山曰南樓龍化州曰東樓唐州曰北樓凡受冊積柴升其上大會蕃夷其下已乃燔柴告天而漢人不得預有

諢子部百人夜以五十人番直四鼓將盡歌於帳前號曰聒帳每謁拜木葉山即射柳枝諢子唱番歌前導彈胡琵和之已事而罷三歲一試進士貢院以二寸紙書及第者姓名給之號喜帖明日舉案而出樂作及門擊鼓十二面云以法雷震自阿保機相承二百餘年盡有契丹奚渤海及幽燕雲朔故地四面與高麗安定女真黑水灰國屋惹國破古魯阿里眉鐵離鞢鞨党項突厥土渾于厥哲不古室韋越離喜等諸國相隣高昌龜茲

于闐大小食甘州人時以物貨至其國交易而去土宜
羊馬馬庳而善走人能寒苦而衆故諸國憚之每正兵
一名自備馬二匹韉鞍馬甲皮鐵視其力人鐵中九事
打草穀守營鋪家丁各一弓四箭四百長短鎗錍鎚鉞
斧小旗鎚錐火刀石馬盂粆袋搭鉤氊傘各一縻馬繩
二百尺粆一㪷以九月末南來十二月退散伐桑柘園
圃焚燒室屋虜掠老幼婦女所過城邑不可擊者聲言
治攻具脅使自守不出每城門輒以百餘人刺候或城

中突出力不敵則走還集衆兵往鬭號簇門兵津濟徑路皆廵視絞絡若攻城驅所掠老幼運薪土塞池壕引滿以居其後置陣必預度山水地濶狹馬五百或七百爲隊每十隊次第更進以一隊奔突哮㘈擾我軍疲困則退而飲食休息新羈者進回環不已又以草穀家丁揚塵助聲勢於其旁官軍多步兵裹糧負甲退而食息又爲所乘若累日不解則困於賊戎主則以精兵自隨命曰護駕兵馬其大畧如此自隆緒改元統和至二十

九年改開泰訖九年明年改太平至十一年宗真立改景福明年又改重熙重熙二十三年洪碁立改清寧清寧九年即治平四年也英宗崩遣使弔祭神宗登極遣使來賀既而修涿易二州城增兵馬葺器械積芻糧而燕民數漁我界河至遣兵遮護官軍相與鬬射或追焚其舟又創遣邏騎越拒馬河入歸信容城兩屬地内緣邊安撫王臨請於保州塘濼西築隄植木引水種稻為方田作溝以限戎馬熙寧初王師取熙河置河北三十

七將籍保甲廣武備洪碁疑馬數欲辯爭小事以嘗試
中國七年遂遣蕭禧來致書謂蔚應朔三州土田昨安
鋪舍南北永標於定舍往來悉絶於姦徒洎覽舉申輙
為侵擾或營修戍壘或止居民皆是守邊之冗員不顧
睦隣之大體妄圖勲賞深越封陲今屬省巡遂令按視
備詳端貫盡合拆移爰遣介軺特垂緘報據侵入當界
地里所起鋪形之處早令毀撤却於久來元定界至再
行安頓豈惟疆埸之內不見侵踰兼於信誓之間且無

違爽禧自雄州來知州王慶民以誓書不許泛使入境拒不得進慶民卒後守周永清遂納之二月禧到闕以河東地界爲言且及雄州修城白溝驛創箭窻及趙用越境事帝面諭以三州地界當遣官會北朝官檢視定奪雄州外城自嘉祐年中因舊繕修固非創築有違誓書今當罷止其役白溝館舍如果有修營並令拆去固嘗累飭邊臣不令生事昨趙用擅入北境即已降停令郭庠侵入本界仍復射傷戍人理須應敵如北朝近差

巡馬乃是創興事端此無可施行者禧奉詔而退又命韓縝報聘遣太常少卿劉忱等會其臣蕭素於代州境上往復累月議不决八年三月禧再來致書言上命縝等乘驛往河東計議禧必欲以分水嶺為界帝患之詔詢故相文彦博富弼韓琦曾公亮以可與不可許之狀故事使者留京師不過十日禧過期不肯行帝遣内侍李憲許以長連城六蕃嶺為界禧猶不從帝不得已議先遣沈括報聘樞密院言本朝邊臣照用長連城為界

有公牒六十初無指石長城分水嶺之文是時彥博等四人皆上章以為不可與地而王安石言於帝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於是詔不論有無照驗令於分水嶺擗撥遣使持示禧禧乃辭去往時界於黃嵬山麓我可以下瞰其應朔武三州既以嶺與之虜遂反瞰忻代州東西失地七百里七月命韓縝等往交新疆元豐初又以索覘人李福壽之故安占瓶形寨地縱騎入塞踐稼河東安撫劉舜卿以為言尋捕得逃民王善及妻子皆蒙

塞其耳目械以還之然猶時有亡命者若干惟孝程全
官程岊武備翟公僅輩皆嘗刺其陰事以報我及告捕
姦邏懼而來歸朝廷悉命以班行處之江南洪碁能守
成柔惠愛民安静不撓然嬖幸其臣耶律英弼英弼與
太子濬有隙潛畜甲士謀殺之其母與琵琶工通英弼
又引洪碁視之母自縊死濬有遺腹子延禧時未生故
免於難英弼益專恣累封魏王北人諺云寧違敕㫖無
違魏王白帖子其後國相梁益介殺英弼坐死者千餘

人乃立延禧為太孫元符二年遣泛使蕭德崇等至時方討夏國故為其游說帝亦遣使報之而不從其請三年哲宗崩徽宗即位遣使來弔祭聘賀如故事明年正月洪基死在位四十七年其紀元自咸熙改太康又改大安皆盡十年然後為壽隆至七年終廟號道宗詔輟朝禁樂遣使弔祭如故事建中靖國元年延禧即位號天祚皇帝改元乾統崇寧中朝廷討西夏夏人求救於遼遼遣使來蔡京為相喻度所以來之意議先遣使往

乞師以塞其請延禧得乞師之書怒曰我本遣人往南朝和解今番來借兵用相玩爾五年又遣使來議夏國疆界後乾統十一年改元天慶是歲政和元年也自延禧在位貪縱不道諸國附從者皆有離心四年八月女真首領阿骨打遂叛集所部甲馬二千犯東境寧江州延禧方射鹿秋山聞亂小之不以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帥渤海兵千人討之敗焉遂陷寧江始時州有榷易場女真以金珠蜜蠟爲市率爲州人賤直彊買且拘

辱之謂之打女真至是遑懺殺城民無噍類獲遼甲三千退長白山之阿水河延禧自秋山將之顯州冬山射虎閭醫不行十月遣樞密使蕭奉先之弟殿前都點檢嗣先為東北路都統靜江軍節度使蕭撻勃副之帥契丹奚兵五千屯出河店臨白江與女真對壘時北方久無事奚契丹閭軍興皆願奮行希賞至挈其孥以從而不設備女真潛度混同江掩擊之嗣先軍張皇未及陣而兵交遂奔潰子女輜重牛羊金帛悉為所得又追襲

百里殺都押管安州防禦使崔公議商州刺史邢穎遼人故事漢人不預軍國大議自兩戰之敗始召宰相張琳吳庸付以東征事琳庸皆書生無將略奏言前日之敗失於輕舉若用漢兵二十萬分路進討無不克矣延禧與之十萬命中京上長春遼西四路課民家貲每及三十萬者調一卒富家至調一二百人以十二月為期民多僦雇琳庸統御無法器仗聽從便但持刀矛擅甲備數而弓弩鐵甲百無一二於是分四道並進雜以蕃

軍樞密副使耶律斡離烈出淶河路黃龍尹耶律寧出黃龍路復州節度使蕭湟曷出咸州路左祗候郎君蕭阿古出好早谷路獨淶河一軍深入遇敵才交鋒稍卻退斡離烈以為漢軍遁即領奚契丹兵棄營而奔翌日所留漢衆三萬自推將作少監武朝彦為將再戰再敗餘三道軍聞之各退保其疆不數月盡為女眞攻陷蕭嗣先之敗也士卒多逃歸奉先懼其弟獲罪妄云潰兵畏誅所至剽掠若不一赦將為腹心患延禧從之詔一

切勿問自是出征者皆曰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故士無鬬志遇敵輒奔五年延禧下詔親征其臣耶律章奴以延禧不道謀廢之而立其叔父秦晉國王耶律淳謀泄延禧殺章奴待淳如初延禧兵至鴨綠江女真縱擊之延禧督戰三合俱不利衆相隨而潰是歲朝廷遣賀生辰正旦使至虜庭留兩月不見而還延禧募渤海武勇軍高永昌等二千人屯白草谷契丹昔滅渤海建為東京時留守蕭保先為政苛酷六年渤海

十數人殺保先於是武永軍因之作亂還據東京推永昌爲渤海皇帝遼東五十餘州盡沒獨瀋州未下張琳州人也請討之募兵二萬人自顯州進軍攻渤海永昌兵敗遁入海追斬之緣邊奏虜亂帝屢詔邊臣毋得輒有所陳邀功生事貽禍邊鄙而童貫已啓北伐之議會奉使陶説及前通判保州張翚等言遼雖爲女真所挫而上下未叛其國尚立邊臣迎合撰爲事端以誤朝聽不可不察乃止先是延禧命叔淳爲元帥宰相蕭德恭

副之募遼東飢民得二萬人謂之怨軍淳嘗守遼陽得人心欲倚之復遼東未出境而兵亂乃強率衆度遼水欲下潘州急攻未能拔或報女真至乃引還是年夏再命淳會兵防秋至陰涼川閒怨軍兩營以無衣叛十一月留大軍於衛州蒺藜山就糧自領輕騎二千赴顯州討叛者次懿州忽報女真前軍已過乃號召大軍會嶶州八年正月與女真遇陣未合而潰淳以麾下五百騎保長泊女真入新川州節度使王從輔開門降大掠而

去又破乾顯等州以馬疲而歸延禧在中京初聞敗震懼潛令內庫裒珠玉珍玩五百囊擇駿馬二千匹私謂左右若女真必來吾有日行五百里馬又與南宋為兄弟夏國為舅甥何憂哉所憂者兵民被害耳及女真歸邊備小寬延禧復自肆女真遂陷黄龍府咸信蘇復五十餘州據遼東長春兩路阿骨打自號大金國遣人議和約十事邀求封册為皇帝延禧付南北大臣議蕭奉先等喜自此無患請許之遣靜江軍節度使蕭習烈歸

州觀察使張孝偉爲封冊慶問使備儀物輅冕冊爲東懷皇帝阿骨打大怒叱出習烈等腰斬之諸酋爲謝乃解酋人笞百餘十一年改元保大是歲宣和三年也金人破上京凡祖懷慶州乾顯州境內木葉山遼國上世冢塋所在皆焚刼發掘無遺延禧有子四人長曰趙王母趙昭容次曰晉王母文妃次秦王許王母元妃晉王賢而有人望蕭奉先元妃兄也欲立其甥秦王文妃妹適耶律撻曷里妹適耶律余覩奉先疑二人欲立晉王

譖殺文妃及撻曷里并其妻余覩懼擁千餘騎叛歸金國時金人悉師度遼而西用余覩為先鋒二年正月陷中京延禧懼即日出居庸關入鴛鴦泊尋問余覩至奉先謂延禧曰余覩宗支也豈欲遼亡哉不過來立其甥晉王耳何惜一子伐其姦謀延禧惑之乃賜晉王死王賢死不以罪聞者無不揮涕自此衆心益攜延禧畏逼率禁衛五千奔雲中中道稍引去能從者趙王梁王與三百餘騎幾為敵所及過雲中囑留守蕭查剌曰賊至

矣善守城亟入天德趨漁陽嶺入陰夾山謂奉先曰誤
我至此皆汝之由汝亟去恐人不汝容并及我奉先痛
哭辭去行未十里左右追殺之金人至雲中沓刺迎降
陰夾山者在沙漠之北有陷淖六十里他處不能至金
人駐兵鴛鴦泊經營之涉歷時月遼人無主命令不通
初延禧留張琳李處温與叔淳守燕至是處温與蕭斡
挾怨軍郭藥師等謀立淳三月率燕京民數萬人入府
勸進琳有難色曰居攝可矣何必為真處温不可淳出

遼被以赭袍淳慟哭力辭不得已遂僭即位稱天錫皇帝下詔廢延禧為湘陰王燕雲平中上京遼西六路淳主之沙漠以北西南西北兩都招討諸蕃部族延禧主之遼國自此分矣舊有馬數千羣羣以千計皆良馬也上世常擇三萬匹歲牧於雄滄兩境之間謂之南征馬意夸示中國及金人入冦民馬衰每匹價至三十萬無鬻者官馬雖多未嘗以頒將士延禧入夾山之後有司悉以羣牧獻於金人唯松漠以北者為大石林牙所有

淳既立遣知宣徽院蕭撻勃樞密副承旨王琚來告謝
帝以延禧尚在淳安得擅立却而不受初易州淶水人
董才沉雄果敢爲鄉軍隸官與女真戰敗主將欲斬之
才亡命山谷集衆至千人剽掠郡縣飛狐靈丘入雲朔
至岢嵐三界谷來歸知軍解潛以聞詔賜姓名曰趙詡
以爲閤門宣贊舍人從者皆拜官使詣童貫詡見貫屢
言淳可取於是貫決計出師駐於雄州以劉延慶爲東
西兩路都統制种師道總東路兵屯白溝王禀楊惟忠

种師中王坪趙明王志爲偏裨辛興宗總西路兵屯范村楊可世王淵焦安節劉光國光世奠景曲奇王育吳子厚爲偏裨貫張榜招諭燕民來歸又使歸朝官張憲等入燕諭淳以禍福使之舉國内附淳執而斬之遣王子班耶律大石林牙蕭昌曾爲西南面都統領千五百人屯涿州新城使王介儒語貫曰欲和即還作善鄰不欲和請以兵相見大暑中無徒苦諸軍也楊可世將輕騎進戰師不利辛興宗等戰於范村復北乃議班師虜

以敗盟責我追至雄州北風大雨雹我軍不能視薄暮始解未幾淳卒知中山府詹度言契丹無主燕人願歸國王黼力主再舉之議於是悉諸道兵二十萬期九月會三關淳既死私謚曰宣宗蕭幹立其妃蕭氏為皇太后后既立幹專政國人遂貳其易州守將王琮涿州留守郭樂師舉二州來降蕭后聞之與其臣議曰事至於此苟可以託國吾即從之或言女貞兵盛勢不可遏可以休附或言大宋百年歡好信誓可倚后曰二說皆可

行乃遣使二國令蕭容韓昉等使於我又令章言中使於金皆奉表稱臣妾昉至童貫蔡攸以其止納欵麾去之曰非納土不可昉笑曰納欵即納土也乃以表聞初李處溫謂中國可仗說蕭后且密約貫攸欲以后及燕山來歸貫攸不能周旋其間事寖泄或詰后告之后殺處溫而拒王師貫攸乃令劉延慶郭藥師等自雄趨新城劉光世楊可世自安肅軍出易州遂會於涿州時兵衆五十萬進駐盧溝河契丹四軍蕭幹亦於燕城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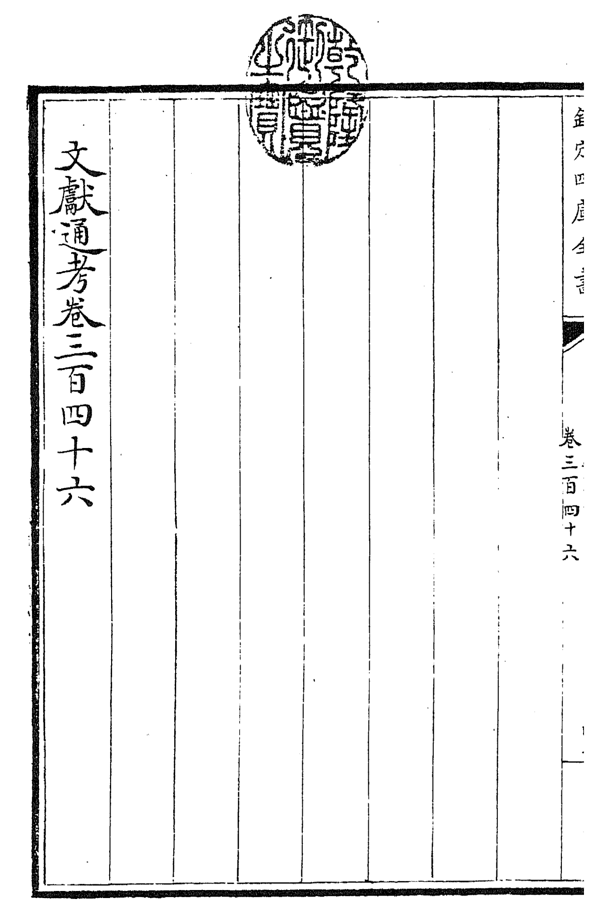
外築壘與我師相拒日遣騎渡河擊我嘗縱兵犯中軍
藥師言四軍者既以全師抗我則燕必虛宜遣輕騎襲
之延慶即用其策選常勝兵并西兵五千騎間道襲燕
夜半渡河銜枚而進質明常勝軍五千騎雜鄉人奪迎
春門以入大軍繼至下令曰燕人盡降契丹盡殺不意
契丹兵尚多而我師已驕所至紛然肆掠藥師遣人諭
蕭氏使降不從我師與虜合戰至晚不解蕭幹知我師
入燕亟來救或告藥師城外塵起必有救兵至諸將皆

謂延慶遣兵來助登高望之則燕王塚上立四軍旗矣
四軍兵自南門入人皆死鬬藥師屢敗奔門不得出盡
棄馬縋城而下死傷過半還者數百騎而已時大軍屯
盧溝河者未動蕭幹兵纔數千得漢兩人留帳中夜半
偽相語曰聞漢兵十萬吾師三倍當分左右翼以精兵
衝其中舉火爲應殲之無遺陰逸其一人歸報既夕而
遁衆軍遂潰自相蹂踐而死幹遣騎來追至涿水北乃
回自熙寧以來所積軍實掃地盡矣十二月金人陷居

庸闗蕭后率蕭斡等遁左企弓等迎降后東走至松亭
闗議所向大石林牙欲歸延禧蕭斡奚人也欲往其國
淳之壻蕭勃迭曰今日固合歸天祚然見之有何面目
林牙命牽出斬之於是契丹軍從林牙奚軍從斡林牙
挾后見延禧延禧先已下詔追削淳官爵貶后為庶人
改姓𢓜氏矣至是殺后而赦林牙斡僭號大奚國神聖
皇帝領衆出盧龍嶺攻陷景薊燕山安撫使王安中遣
郭藥師討斬之延禧鳩集散亡勢少振帝間使胡僧與

之約許迎至京師待以皇兄之禮位燕趙二王上築第
千間實以女樂三百延禧大喜會阿骨打死弟吴乞買
立其將粘罕自雲中東歸以兀室代主兵延禧謂其去
又得大石林牙兵陰山以三萬騎助之謂天且中興欲
擣山後之虛復燕雲地林牙諫曰自金人入長春遼陽
車駕跳奔當兵力全盛時不能一戰今舉國為所有乃
欲嬰其鋒非計也不如蓄鋭待時毋輕舉以取辱不聽
林牙稱病不行四年冬延禧攜后妃二子及宗屬出夾

山南下武州兀室厰兵遮其歸路戰於奄遏下兀室復千騎山間出後顧之驚潰延禧奔山金人盡得其妻子延禧計窮欲投夏國夏人不敢納乃之小鶻鞢五年正月與金國將婁宿遇時從騎尚千餘有金鑄佛像長丈有六尺他寶貨稱是皆委之而遁竟為所及婁宿下馬跪於前捧觴而進遂俘以還吳乞買封為海濱王處之長白山東凡在位二十五年踰歲而死契丹由是遂亡自阿保機至天祚凡九代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莊經明